

鹊华秋色

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

李铸晋 著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鹊华秋色

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

李铸晋 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鹊华秋色: 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/李铸晋著. --上海: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5586-1023-3

I. ①鹊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赵孟頫 (1254-1322)
-生平事迹②赵孟頫 (1254-1322) -书画艺术-艺术评论
IV. ①K825. 72②J212. 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11424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©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上海人民
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。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9-2017-430

鹊华秋色: 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

著 者: 李铸晋

审 校: 张天民

责任编辑: 潘 毅

技术编辑: 程佳华

装帧排版: 袁 力

出版发行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
邮编: 200040 电话: 021-54044520

网 址: www.shrmms.com

印 刷: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 16.5印张

版 次: 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586-1023-3

定 价: 108.00元

序

赵孟頫研究的契机

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上，赵孟頫无疑是一位最复杂且最难了解，但却是成就最高的中心人物。虽为宋宗室，却生长在南宋赵家已至穷途末路之时。及其壮年，更亲眼目睹南宋为蒙古人所征服，导致其大半生都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。这样一位极其聪慧而又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，身处变乱纷呈的宋末元初社会，其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表面上，赵孟頫似乎颇能适应那个大时代，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其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的邀请，成为首批南人赴大都（北京）之廷任高官之一员，这个个人决定不仅为其一生之转折点，更为宋元之间的文化困境打开了一条新出路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赵孟頫经历的是元朝最英明的皇帝忽必烈的在位时期，忽必烈首先重用汉人、在政治上力求汉化，而后更任用南人来建立其功业，赵孟頫能够深刻了解忽必烈的方针，此亦为其过人之处。对我本人而言，赵孟頫研究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新开端。我虽打小对文学艺术皆有兴趣，然对赵孟頫并无所知，可谓我开始接触赵孟頫的机缘并不算太早。小时习字时但以汉碑（《史晨碑》）为主，并无接触赵字，而文学上所读又皆为唐诗宋词，对元文学全无闻问。及至小学、中学的美术课程，一直都以铅笔、炭笔及水彩为主，没有国画课程。我在中学期间的兴趣则大半在电影及小说上，从无走入元朝文艺之路。大学时代正当抗战期间，我因主修英文而读了不少英、美文学名著，后来在一偶然机会下开始接触美术史。之后赴美留学，专攻西洋文学及艺术名作之余，我对中国传统艺术开始有了粗浅认识。

开始任教之后，由于身为中国人之故，每每都需回归中国文化传统，我因此才开始专注于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研究。那时的美国正值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对亚洲历史文化普遍都有浓厚兴趣，与此同时，台北故

宫正式建馆，开始有正式的研究设施。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一直都十分蓬勃。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我沉浸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，并开始对赵孟頫及元画展开深入探索。

从着手赵孟頫研究至今，转眼已过了大约半个世纪。期间由于堪萨斯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美术史教学的注重，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对收藏元画持续不断的兴趣，使得整个元画研究相当蓬勃。许多关于元代书画家（包括钱选、赵孟頫、鲜于枢、李衍、高克恭、曹知白、盛懋、陈汝言、康棣、方从义、普明雪窗、朱德润、黄公望、吴镇、王蒙、倪瓒、王冕等人）的博硕士论文或学术专论都已出版。我们可以说元画研究以其特别丰富的收获，成为中国断代美术史上发展最大的一个朝代。

在此，我希望这本论文集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，将来若有其他机会，我亦期待我的其他元画专论文章也能结集成册。

李铸晋 识
二〇〇三年冬

序

VII

赵孟頫的生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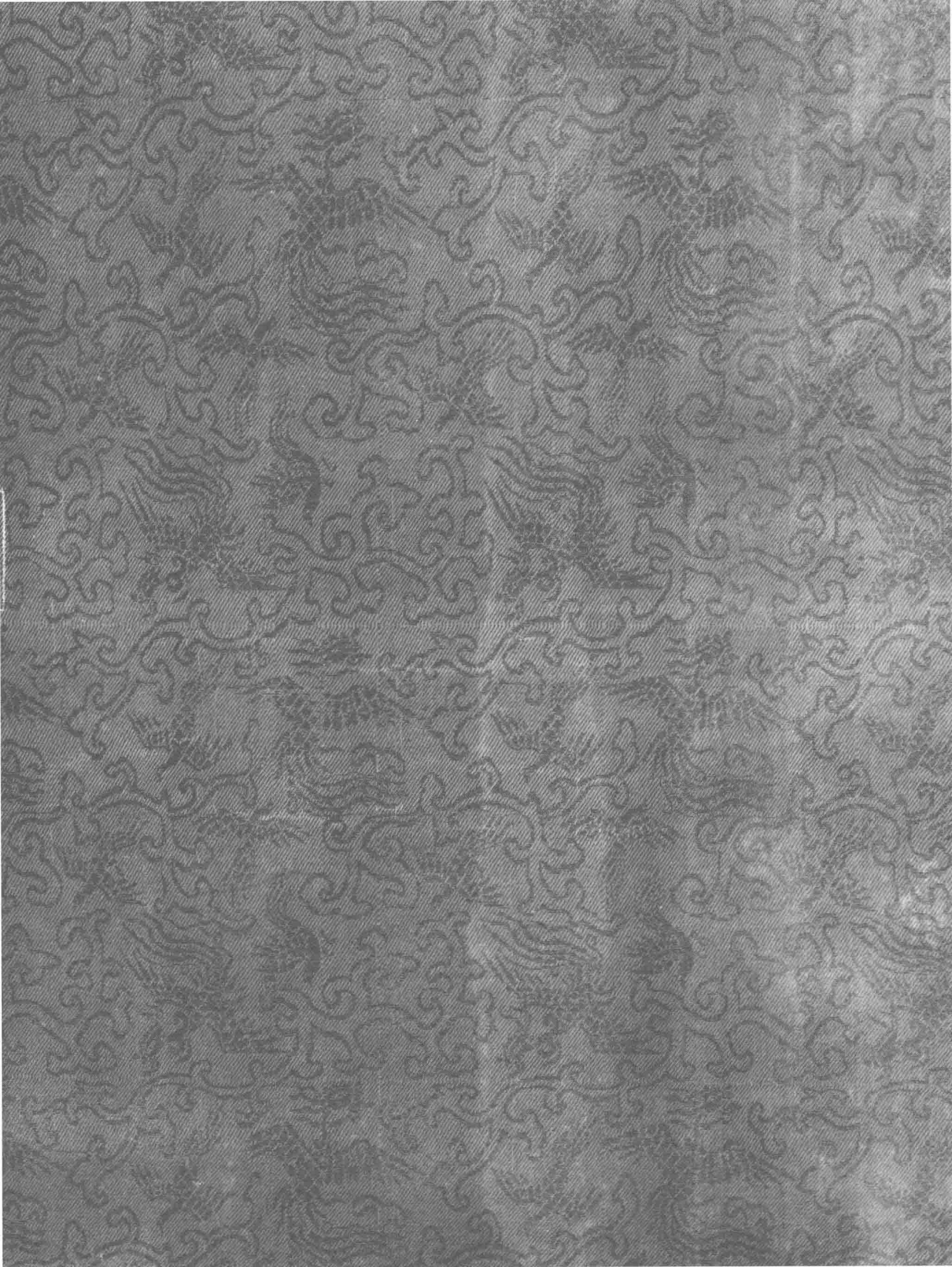
赵孟頫的世系	3
赵孟頫的师承	13
赵孟頫一家的艺术与文学	29
赵孟頫仕元的几种问题	41

赵孟頫的画艺

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图卷	63
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	73
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	95
赵孟頫二羊图卷	181
赵氏一门三竹图卷	227

赵孟頫的生平





丨 赵孟頫的世系 丨

在赵宋宗室的世系里，有许多杰出的画家和书法家，
其中的赵伯驹、赵伯骕两兄弟，更是南宋时代青绿山水画的佼佼者。

因其“伯”字辈分，与赵孟頫的高祖赵伯况属同一辈，
所以一些研究者可能一时不察，

便阴错阳差地把赵伯驹列为是赵孟頫的曾祖父；

这个错误，李铸晋教授以抽丝剥茧的方式，
不厌其烦地详述赵孟頫的世系，最终证明赵伯驹与赵孟頫，

并非曾祖父与曾孙的关系，
最多只能说是同为赵宋宗室的远房亲戚罢了。



元代画家，其政治、文化地位最高，影响最大，而艺术成就最为特出者，大概莫过于赵孟頫了。

关于赵氏的成就，笔者曾在本刊（编按：此指《故宫季刊》）发表过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卷》一文（第3卷第4期及第4卷第1期），其后又在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发表《赵孟頫二羊图之意义》（第6卷第1期）。最近又有机会对赵氏之生平及其艺术做了一些研究，涉及若干问题，愿在此陆续写下，供大家参考。

有关元代画史之研究，近十几年来，可谓十分蓬勃。以最近几年所出版的书籍而论，已有八种之多：《元四大家：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》（台北：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75）；张光宾，《元代书画史研究论集》（台北：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79）；何惠鉴等，《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》（《文人画粹编》，第3册，东京都：中央公论社，1979）；傅申，《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》（台北：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81），陈高华，《元代画家史料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0）；姜一涵，《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社，1981）；James Cahill, *Hills Beyond A River* (New York: Weatherhill, 1979)（编者按：此书已译为中文《隔江山色》，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）；John D. Langlois, Jr. Ed., *China Under Mongol Rule* (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1)。最近台北又出版了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（已出版两册）（编按：此套书籍为台北新文丰所出，目前已出有五册），这些书籍对于元代画史之研究，提供了不少参考材料。其他有关元代书画之论文，亦为数不少，尤以美国为甚，近来以元画为博士之论文者，其数亦颇为可观，所论及者计有：钱选、高克恭、鲜于枢、李衍、任仁发、盛懋、方从义、倪瓒、王蒙、顾瑛、王冕、黄公望、陈汝言，以及元宫廷画和元花鸟画等。反映了目前对元画之研究，正在蓬勃发展中，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现象。

对于元画之研究，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赵孟頫都是一位中心人物。除了以上所提及笔者发表的两篇有关赵孟頫之论文外，近来比较专门的研究有姜一涵之《赵孟頫书湖州妙严寺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0卷第3期）及《赵氏一门合札研究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1卷第4期），陈葆真的《管道昇和她的竹石图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1卷第4期），张光宾之《辨赵孟頫书急就章册为俞和临本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2卷第3期），高居翰原著颜娟英翻译的《钱选与赵孟頫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2卷第4期），郑瑶锡之《元赵孟頫的书法与其对后世之影响》（《故宫英文双月刊》第12卷第4期），傅乐淑的《万柳堂图考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4卷第4期）。穆益勤之《赵孟頫的绘画艺术》（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0年第4期），Richard Vinograd之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（*Artibus Asiae*, 40: 2-3），和李雪曼的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（*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*, Oct. 1979），以及笔者之《元初蒙古统治下吴兴艺术的发展》（收录于 John D. Langlois, Jr. Ed., *China Under Mongol Rule*）。以上乃最近一般元美术史学者对赵孟頫研究之具体成果。

除了以上所提起之外，在现有的资料中，历史之材料、地方志、文集、书画史籍，以及现存的书画卷轴上，有关赵孟頫的资料，可说是在元代画家中最丰富的。现拟加以整理，以札记的体裁陆续发表。材料既多，问题也愈复杂，错漏在所难免，尚祈海内外从事美术史研究之同道，能予赐正为感。

赵孟頫的家世，据一般所知，是宋宗室。然未得其详。最近因研究某些问题，特地把他的家庭世系，逐步澄清。赵宋的世系，在宋史中记载得颇为详细¹。自宋太祖以下，每一代排名的第二个字是完全一致的，在世代的关系上，交待得较清楚，因而一些问题也较易于解决。

根据《松雪斋文集·外集》之《五兄圻志（代侄作）》²，赵孟頫的世系已显示大半。这篇志是由赵代他的侄子由辰为其五兄孟頫（1251至1305）之死而作（孟頫行七）。孟頫在宋朝时，曾以父荫任微官。入元之后，即退隐，“日以翰墨为娱”且喜与名僧游。孟頫在志中提到其家世：

先君讳孟頫，字景鲁，姓赵氏。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。宋南渡，自大梁来居吴兴，遂为吴兴人。曾祖师垂，宋太师，新兴郡王，谥恭襄……祖讳希永，宋朝奉直大夫，华文阁赠通议大

1 赵宋的世系在《宋史》中甚详，见《宋史》（《四部备要》本，台北：中华书局，1965）卷215至卷241。

2 见《松雪斋文集》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外集，页16至17。

夫……考讳與峇，宋正议大夫，户部侍郎，赠银青光禄大夫……

由是可知，孟頫之先人，自秀安僖王南渡之后，即世居吴兴，至孟頫是为第六代。如果继续从宋史追溯其世系，则可知其为宋太祖第四子秦康惠王德芳之后裔。自宋太祖以来，孟頫是为第十一代，其世系表如下：

太祖匡胤—德芳—惟宪—从郁—世将—令僧—（南渡后）子偁
（秀安僖王）—伯圭—师垂—希永（戡）—与峇—孟頫³。

南渡之前，大概都世居汴京；南渡以后，则世居湖州。此为其家庭历史之概况。

以上所列的，只是一个正式的族谱世系。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，可以发现一些特点。首先，从世系来看。宋太祖有四子，但其中二子均早死，故仅剩二子。一为二子德昭，即燕王。另一为四子德芳，即秦王，是为太祖所传的另一支。这一支经过五世，至南渡时，大概和原来德昭的一系，已相当疏远⁴。宋室南渡，或有许多宗室未曾南迁。而高宗的儿子却都早死，因此纳了子偁的第二子伯琮入宫，后来立为皇太子，是为孝宗（1163~1189在位）。子偁的长子伯圭仍保持其家的一支⁵。由是，本来他们这支已跟皇室十分的疏远，却又密切起来，有了亲生兄弟之亲。孟頫虽然隔了五代，然而与皇室的关系，又因而较近了。以他这种关系，入元之后，因元世祖之召而仕元一生，是一个颇大的转变，以致受了不少的责难。

其次，在血统上，也有一个特别的问题。杨载在他的《赵文敏公行状》中，有如下的记载：

公讳孟頫，字子昂，姓赵氏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。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实生孝宗，始赐第湖州。故公为湖州人。祖孝太常府君早卒，无子。祖妣夫人郑氏，选同宗子之后。魏公本出兰溪房。时侍兄殿撰與讐倅湖州。夫人一见，爱其凝重，曰：“是真吾子，况昭穆又相当乎。”遂以上闻，内降许之。公魏公第七子也。⁶

3 见《宋史》，卷222，页17。此表与蒋天格之《辩赵孟坚与赵孟頫之间的关系》（《文物》，1962年，第12期，页27）一文中所列者完全相同。又姜一涵之《赵孟頫年谱》（未定稿）亦有详列，与蒋表相同。本文亦参考该稿材料。

4 关于德昭及德芳之传记，可参阅《宋史》，卷244，记载甚详。

5 《子偁传》亦见于《宋史》，卷244。

6 杨载之行状，附于《松雪斋文集》后。

以上所提到的是，赵孟頫的祖父希永早死无子，由其夫人选同宗子过继，结果选了与峕。这就是说，在血统上，他和他的祖父希永并无直接的关系。实际上，与峕是宋太祖第二子德昭的后代。但由于过继，这两支便合而为一。因此，孟頫可谓与太祖的两个儿子都有关系。在这一支上，他的世系应该如下所示：

太祖匡胤—德昭—惟吉—从节—世延—令续—子经—伯况—
师煦—希瓌—与峕—孟頫。⁷

把这种关系澄清之后，我们可以将最近李雪曼所发表认为赵伯驹是赵孟頫的曾祖这一点，深入研究一下。李氏最近在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曾发表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一文（Oct. 1979），曾引庄肃《画继补遗》中有关赵伯驹的一段：

赵伯驹，字千里，宋太祖七世孙。建炎随驾南渡，流寓钱唐。善青绿山水。图写人物，似其为人，雅洁异常。余与其曾孙学士，交游颇稔。备道千里尝与士友画一扇。偶流入廨士之手，适为宫中张太尉所见，奏呈高宗。时高宗虽天下俶扰，犹孜孜于书画间，一见大喜。访画人姓名，则千里也。上怜其为太祖诸孙，幸逃北迁之难。遂并其弟希远召见，每称为王侄。仕至浙东兵马钤辖。而享受不永，卒于是官。故其遗迹，于世绝少。余尝见高宗题其横卷长江六月图，真有董北苑、王都尉气格。（原见《画继补遗》，卷上，页3。1963年北京版。）

根据以上所录，李雪曼认为所谓“余与其曾孙学士，交游颇稔”之学士，应为赵孟頫。因赵为翰林学士承旨。按赵应元世祖之召，入京仕元，时为至元廿三年（1286）。庄为吴郡人，与赵熟识。故一切均吻合，似不成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文中所谓学士，系指赵孟頫。

然而，就前述及之两重世系而论，赵孟頫的曾祖，实不可能为赵伯驹。以他本身的血缘关系来说，他的曾祖的上一代，同为“伯”字辈的是伯况。如果从他的本家世系来说，他的曾祖是伯圭，即孝宗的哥哥，故又非伯驹。再者，自《宋史》中把赵伯驹的世系查出，则又与前面的完全不同：

7 此表是根据《宋史》，卷215，页17之世系表构成。

太祖匡胤—德昭—惟忠—从谨—世恬—令煦—子笈—伯驹—
师舒—希昼—与道⁸

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。所以从赵孟頫的种种关系来说，无论在血统或世系上，赵伯驹都不可能是他的曾祖。如果从太祖的二子德昭这支来看，则赵孟頫是惟吉的一系，而赵伯驹属惟忠的一系，二者完全不同系。

吴升《大观录》载有赵孟頫题赵伯驹《万松金阙图卷》云：

宋南渡后，有宗室伯驹，字千里；弟伯骕，字希远。皆能绘事，尤精傅色。高宗作堂，处伯骕禁中。意所欲画者，辄传旨宣索。此《万松金阙图》，断为希远所作。清润雅丽，自成一家，亦近世之奇也。孟頫跋。⁹

此画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最近发表于《中国文物》第4期。该画无赵伯骕款印，是否其画，并无确证。孟頫跋居首，行书五行，字迹佳妙，有款无印。这张画之题为赵伯骕，当系其首先鉴定。其后尚有二跋。倪瓚题诗，壬子春（1372）作，虽未提到伯骕，然其后二句“留得前朝金碧画，仙人天际若为招。”已暗示为伯驹、伯骕兄弟二人之作。另有张绅一跋，与孟頫之跋相似，兹录于下：

二赵度江，高宗初未之知。无于市肆涂抹，与庸工杂处。后为中宫画扇，始经宸览，即召对。赐印皇叔，外人不可得。此名万松金阙，当是被遇后，写禁中景，故特工耳。齐郡张绅识。

除此三跋之外，尚有梁清标，安仪周藏印多方。画之作风甚为特别，其笔墨与米芾及赵大年相近，但亦有其特殊之处。山头青绿，而有直横墨点，与一般所谓青绿山水者，又有所不同，是一件重要的南宋初年作品。徐邦达在其附文中，提到下列一点：

——又按：赵伯骕的画，明清时流传就极稀少。友人抄示梁清标题赵伯驹《兰亭修禊图》轴边跋，曾说：‘余藏历代画七百余件，独伯驹兄弟画如麟角凤毛。幸购得伯骕《万松金阙卷》，有松雪、

8 此表是根据《宋史》，卷218，页30之世系表构成。

9 见《大观录》，卷14，页1。又见安岐《墨缘汇观》，卷4，南宋，页1。

云林、张绅等题识，疑信半焉。闻严荦（戴明说）处藏一纨簃小幅松林栖鹤，有高宗题诗。借以相照，方知《金阙卷》无疑真迹。’可为此卷鉴定补证，附录于后。（《中国文物》第4期，页8）

此卷是否即为伯骕所作，虽仍有问题，但赵孟頫之跋，却完全真确。如果赵伯驹确是他的曾祖，则赵必定会提及。然就跋内所言，似乎并无直接关系存在。故二赵间之关系，实难以证明。

因此，我们的结论是：赵伯驹与赵孟頫并无任何直接的关系，只是远亲而已。当然，还有其他可能存在。一是中国家庭常因无子而以过继的方法以延续香火。这种过继，通常在族谱或其他正式记录上，均漏而不载。在赵孟頫的父亲与峕尚未过继之前，再上溯三代至“伯”字辈之间，有无因过继之关系，而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拉近，是很难说的。但推敲起来，这种可能性也不大。再者，《画继补遗》上所提到的“学士”，并不一定是指赵孟頫，或许另有姓赵的学士，是伯驹的后代。元史卷168，载有一位赵与熏（1242~1303），字晦叔，宋宗室。浙台州黄岩人。宋进士，为鄂州教授。宋亡，元世祖召见，为宋宗室任元官之第一人，累至翰林学士，谥文简。与熏既活至1303年，则庄肃1298年《画继补遗》成书之时，当已是“学士”了。按《宋史》世系表，赵伯驹之后裔，仅载有师舒、希炁及与道三代，尚未及“孟”字辈的一代。而这三代都似乎仅及宋，尚未至元。按，自“孟”字辈上溯，及“伯”字辈，已相隔四代，当不止曾祖了。若自“与”字辈回溯，则“伯”字辈恰为曾祖。据《宋史》卷216（页28），与熏的世系向上推是为希冲、师雍和伯沐。这和伯驹又有很大的距离。必也推至太祖二子德昭，方为共同之祖先。因此，与熏又似乎不是《画继补遗》中所提到的“学士”。或许另有伯驹的后裔，是“与”字辈的，为庄肃所提及，而现存资料中已无可追寻，也有可能是庄肃本人弄错了。我们目前只能说，赵伯驹与赵孟頫之间，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

除了血缘和世系，二赵之间可能有其他的关系。这是可以在此补充说明的。原来伯驹、伯骕兄弟，虽寓钱塘，南宋初期，伯骕有段时期曾任湖州太守¹⁰。伯骕与伯驹同以青绿山水著名，因此伯骕的作品，很可能曾留传一些在吴兴一带，而为赵孟頫所见过。上面所提到的《万松金阙图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赵孟頫必定看过不少他的画，因此有充分的把握，来鉴定《万松金阙图》是他的作品，以画风而论，《万

10 《嘉泰吴兴志》载，伯骕为“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淳熙六年（1179）四月被旨兼权。”（卷14，页49）。《万历湖州府志》有云：“淳熙六年，被旨兼权，兼摄州事。”（卷9，页19）。

松金阙图》似乎有影响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之处。我们现在谈到青绿山水之渊源，认为元初（或宋末）发源于吴兴，以钱选、赵孟頫二人为主¹¹。从钱、赵二人上溯，则可及赵伯驹兄弟二人。盖因南宋初年，作青绿山水的，以他们二人为主。此外，还有赵大亨是他们二人的皂隶；另有张训礼，也是学他们的¹²。因此，赵伯驹与吴兴的关系，可能是钱选、赵孟頫二人青绿山水的渊源之一。还有，伯驹之孙希苍，字汉英，亦曾为湖州太守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（《吴兴备志》，第5卷，页36）。

当然，以上这些资料，大半都是根据《宋史》而来。而《宋史》也可能有错。钱大昕及赵翼，都曾批评过《宋史》的重复与错漏¹³。原因是《宋史》的撰修，虽始于元初，而赵孟頫亦曾参与编修工作，然而实际正式的撰写，是在元朝晚期的1343至1345年间，由脱脱主持而修成。当时已是至正天顺年间，距元灭南宋已有70年左右。有了这一段时间上的距离，许多资料也许因此消失了。《宋史》之编撰，大致根据南宋史官已备好之资料，在元世祖时，已写成一些稿子，故脱脱及其他学者，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写成宋辽金史，如此重大的工作，其中错漏，当不能免。尤其是论及宋宗室世系，在南宋末年，因为局势较乱，也不免遗漏了许多。例如：据载赵孟坚与其弟孟淳，属南宋伯圭的一支，即应与赵孟頫相当接近¹⁴。检宋史宗室系表，则查不出伯圭系有这一支。表中其他数处，虽列有“孟坚”与“孟淳”，但并非列为兄弟，且与伯圭系无关¹⁵。故仅可能是同名而已。而“孟坚”与“孟淳”其中总有遗漏之处，与《图绘宝鉴》所载，又有所不同。赵翼亦曾指明，《宋史》中北宋的资料极为充实，但论及南宋，尤其是南宋末年，就遗漏了不少。这是因元军入临安时，造成破坏的结果。而赵孟坚家居海盐，虽与临安很近，但他的世系，却无法弄清楚了。

但话又得说回来，既然赵孟頫、赵与峕以及赵伯驹的世系，在宋宗室表上都相当清楚，想来不致有大错。如果未曾记载，那可说是遗漏了，既然已经列出，而且赵孟頫本人也提供了不少他家庭的史料，我们还是认为赵伯驹与赵孟頫之间的关系，仍然不可能是曾祖与曾孙。我们只能说他们同是宋宗室，而且是远房的，并非直属一系。这一点是比较能成立的。但在画风的渊源上，他们却可能有一些关系，这一点，以后当详细论及。

11 关于青绿山水，尤其是与赵孟頫的关系，最近有数种论文谈及，即 Richard Vinograd, "River Village-The Pleasure of Fishing and Chao Meng-Fu's Li-Kuo Style Landscape," *Artibus Asiae*, 40/2-3(1978), pp.124-134; Sherman E. Lee, "River Village-Fisherman's Joy," *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*, 66/7(Oct. 1979), pp.271-288; Chu-Tsing Li, "The Role of Wu-hsing in Early Yuan Artistic Development Under Mongol Rule," John D. Langlois, Jr. ed., *China Under Mongol Rule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1), pp. 331-370; Richard Vinograd, "Some Landscapes Related to The Blue-And-Green Manner from The Early Yuan period," *Artibus Asiae*, 11/2-3(1979), pp.101-131.

12 关于赵大亨及张训礼的记载，见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（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56），卷4，页80。

13 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，卷23。

14 赵孟坚及孟淳，均见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卷4，页69至70。

15 赵孟坚之世系表，见《宋史》卷216，页14。前面提到蒋天格之论文，亦以此为据，将赵孟坚世系表构成如下：

太祖—德昭—惟吉—守巽—世该—令款—子煜—伯颖—师兑（森）—希仰—与采—孟坚。

但此处并无列出孟淳之名。孟淳则列于卷218，页31之世系中。是否有同名之可能，亦不可知。

